

橋
在
生
活
邊
緣
上
的
人

李
小
頃
著

擠
在
生
活
邊
緣
上
的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

定價 三元五角

著者 季小頌

發行人 楊尊嚴

出版 復旦書店

總經售 五洲書報社

版權
所有

行期定了，爲得避免親友們無謂的踐行儀式，差不多每天無目的地在街上走，天氣非常美好，風也很靜，一時想不出消遣的所在，於是坐在基督教青年會的座兒上聽學術講座，主講的人是一位剛回國的心理學教授，張澍先生。

『……靜悄悄的夜里，像是慣例的帶給你一個夢，請你按捺着夢後的悲哀與歡樂，因爲那是夢幻，而不是夢想，夢想是由理智推動的，而夢幻只是一些虛無飄渺的思想和下意识⁶⁷的表現；夢想是積極的能給我們啓示，加強我們的信心，使我們面對着現實；而夢幻卻是消極的，躲避現實的；因爲人類先天就賦有這種追求理想的力量，這種力量才把游牧部落改造成現在的文明社會，把人

類從原始時代推到現在的科學時代；所以這夢想是理智的表現。原來人類有一種脫離常軌的慾望，年輕的孩子夢想做成人，成人夢想做上等人，上等人夢想做完人，完人夢想做流芳百世的偉人，明明生活在矛盾的社會里，偏偏有人在夢想天國的世界，各有志向和抱負的不同，若是你失去了夢想，那便失去了生命的光輝，不過，夢想有美也有醜，有真也有假，多模糊少澄清，多混沌少純潔，基督教徒夢想着耶穌活在每個人的心里，造孽者夢想着從每個人的心里趕走了耶穌，因此夢想會使我們心境永遠不能平靜，永遠不能停留，會使我們煩躁，焦急，坐立不安……」

我曾遭遇到這些紛亂的情緒，因為我正夢想着海外的情調。

『不過，沒有尺度的夢想，那你是一個神經病的患者，一個十足被白日夢所統制者，清風，明月，藍天，澄海，潺潺的溪流，悠悠的白雲，這一些閒情逸緻的材料，不會使你永遠忘記了飲食起居，正因為你也是「一個擠在生活邊

緣上的人」……」

這一句警語，正好敲在我悲哀的心鍵上。

因爲，環境像鏈兒似的鎖着我，不但鎖着我的身體，而且鎖着我的腦袋，不錯，我是擠在生活邊緣上的人，大學終了之後，做了幾年事，慚愧的是：一點積蓄沒有，生活本是一個籠子，而我這個籠子，況且是不透空氣的，沉在海底的一個樊籠，時時在想，何不作超生之術，撒手西遊，做一次海外的旅客，聲明的：這不是越度的夢想。

再後，這位夢想演說家又鼓勵了聽衆一番，多不過是努力，進取，克服困難，追求美麗的夢想，並且還發表了自己的姓名與住址，我特地記下了，他又祝聽衆一些美麗的頌辭，結束了他的宏論。

結束了海上旅程，終於到了馬賽。

馬賽，這個法蘭西的心臟，巴黎的姊妹城，好似永遠陷入兩重生活，一面是外表的尊嚴，另一面是隱藏着罪惡，若是你指着這座碼頭都市是美麗的話，那麼你已經被它蒙蔽上一層醜惡的外衣。

我踏進異國的疆域，原是爲了讀書，可以閉上眼睛，塞着耳朵跌在書堆里，我根本沒有煩惱，當然不會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國找刺激，既是生活在馬賽沒有波浪，怎麼會和馬賽發生不可解圍的關係？馬賽的餌食，頂多不過是顏色上的誘惑，我極力防範，總不至於上了它的魚鉤。

爲什麼不到維也納？

爲什麼不到紐約？倫敦？甚至……

我有我的理由，上船前兩天，很多朋友在警告我：『馬賽是個陷人的泥淖。』也有很多朋友在讚頌我：『法蘭西是個藝術世界，到馬賽是你的幸福，回國以後，真是鍍了一層金。』無論怎樣侮辱馬賽，或者是說得天花亂墜，還是這麼一句話：馬賽的餌食，頂多不過是顏色上的誘惑，我極力防範，總不至上了它的魚鉤，我想。

我向市街上踽踽而行。

的確是顏色上的誘惑，所幸我不是色盲。

按着國內親友所開列的地址，我在一一造訪他們的父兄友朋，他們有的是郵船職員，有的是行商和買辦，有的是職員學生，有的是技術人員和寓公，如今想着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句話，確是利助了旅行者的多少不便，來馬賽相近半

個月，處所沒有定規，若是以旅舍爲住宅的話，囊中的費用，預計在十個禮拜之後，完全花在喫和住上，自十一個禮拜起，有馬上變成赤貧的可能，假使我斷絕經濟來源的話。

他們招待遠道求學的祖國同胞，當然極表示歡迎讚助，一次次熱烈的握手，一次次慇懃的問好，以爲在海外留學多少替祖國爭點光榮，至於我問他們住宿問題，他們都感到愛莫能助，原因大致脫不了：公寓須要一筆不算小的運動費，鄉村的房子離學院太遠，要不，在市區里找房子，每天的車費要花去一天的餐費以上。

這倒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嚴重生活問題。

冒早，我以十二個法郎廣告費，去用在當日的晚報上，條件是最高不超過一百法郎的租金，換取一間容身的處所，連帶三餐，當然爲佳。

我一步也沒有出旅舍的門檻，靜候任何方式的回信，任是專人來訪也好，

書信通知也好，這決定我在馬賽求學與否很關切，不然，我只有收拾收拾買張船票回老家。

第一天，什麼動靜也沒有。

第二天，仍然在坐起，躺下，抽煙，閱報之下混過了白天的十二小時。

第三天的開始，我懶得起牀，回鄉的打算，思索定了，想起那天在青年會學術講座上，張澍教授的冗長演講，實在不錯，我是沒有尺度的夢想者，一個神經病的患者，一個十足被白日夢所統制者，沒有大量的資本，怎麼好撈回鍍金的身份，正因為我也是一個擠在生活邊緣上的人，這並不是灰心，倒是一種煩惱緊逼着我，縱或，我鎖上門到公園里去看游人，房金飯食卻是少不了一個子兒，估計我袋里的法郎，正像月份牌的紙片，越飛越少。

案頭的電話在響。

是一個女人聲音，很甜，很悅耳。

『你是不是想租房子的單身客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願不願意一百個法郎向外走？』

『這是我的預算，如果合我的意思，寧願酌加一點小費。』

『你真是個老手！哈哈！』當然是甜密的笑。

老手！我有點不相信自己。

於是我問她的名字。

『派羅·黛蒂亞。』

『你的地址是？』

『易鮑爾路一百六十六號。』

『請你重說一遍！』

『易鮑爾路，一百六十六號，靠近林修市區。』我用鉛筆記下來，掛上了

話筒。

靠近林修市區，我真沒有想到，離我的學院不遠，街車，公園，圖書館，都可以在一刻鐘便可趕到，一切的事情都在腦中組織好了，上午，回絕了旅舍，算了房金，飯食，便逗留在街上買些零星物件，在一家盛大的飯館里喫了酒，就在酒樓上寫了幾封信到國內的親友，說是一切安頓好了，然後雇了車子將我的書籍，行李，零星物件，載向易鮑爾路來。

在一百六十六號的門前停下，正是下午五點鐘，落霞餘輝映着這座灰壁洋房，周圍很靜，除了風括着巴掌大的葉子聲音，很難聽到街車的喇叭，遠道隱約可以看見教堂和聳立着的聖瑪利亞的神像，說什麼都很溫和，富於情調，富於詩意，不像旅舍那樣擾雜，零亂，一切正合乎我的理想，是一個自修的好環境還不算數，簡直是一個靜寂的療養病院，爲了這點，我想電話里問我願不願意一百個法郎向外走，是的確有她向外走的理由，而我回她如果合我的意思酌

加小費而被她稱做老手，也未嘗不是一種理由。

我用力捺着鑲在門邊的門鈴。

門開了。

一個傭人打扮似的女人，引我走進這所住宅，穿過黃花鋪着的院道，便是客廳，里面佈置得很雅潔，而且富於藝術的美感，有凡爾登的鄉景油畫，有贝多芬的臘筆畫像，此外，還有許多用各種不同的服飾，各種不同的姿態拍攝的舞蹈照，傭人替我介紹這些像片，都是屋主參加表演而留着的紀念，她又嘮嘮叨叨的說是屋主如何美麗，善於歌唱，善於交際，以後她又領我到餐室，邊廂，又領我到樓上各個佈置不同的房間去參觀，總之，一切在視覺上很舒適而調和，最後是走到屋主的臥室了吧，傭人立定了，我也貪婪的逗留著，三面都是紗窗，正面可以看到院子里抽綠的低樹和花朵，陽光很充足，不時可以聽到教堂的鐘聲，靠着窗口，放置着鋼琴，石膏像，及之於看到一張俏儻的青年像

片，我好奇的問傭人：

『這是你們的先生嗎？』

她搖搖頭。

『屋主的情人了？』

她又搖搖頭。

『朋友？』

她還是搖搖頭。

我沒法下問，說不定是屋主的親戚，本來，我不知道的，傭人未必完全知道，而且我們還沒有見過屋主面，單憑看過幾張舞蹈像片，不能斷定她的一切，我的好奇，是可以的，至於發問，似乎是多餘的。

傭人又領我下樓指着客廳的左廂，我再向讀者介紹，這就是我的房間。

我卸下行裝，開始安頓在這間靜寂圍繞的房間里。

接連三天，我沒有見着黛蒂亞小姐的面，可是聽見她彈動的琴聲倒不少，那多半是夜晚，或者是太陽初升的早晨，聽的時候，真有說不出的喜悅，若說環境使我忘記旅途勞頓的一半，還有一半，便是這傳來的琴聲。

第四天，剛起牀，傭人領着屋主來了，我楞着幾乎說不出客套的寒暄，她的衣服很新鮮，金色的長髮像雲一樣的披到肩後，睫毛細長，眸兒黑大，看得出喜於謙遜，再要說明白點，單是笑靨，就能表明她內心的慈柔與美好。

『你原來是個黑髮的東方人！』

我因不善於辭令，只默默打量她的嬌柔。

『東方人在歐西留學是不容易的呢，除非他在歐西有財產。』

話鋒似乎擊着我的心坎，因為克服一時的自卑心理，沒有告訴她為夢想而到海外來，我說：

『小姐，你真瞭解東方人的心理，想必你旅行的地方不會少。』

『你猜錯了，我從小生長在馬賽，到現在仍然靠着馬賽過日子。』

『祇有你一個人？』

『弟弟在維也納學機械，母親在父親死後的第二年和一個商人結婚，這所房子便是父親的遺產。』

偶然想起那天在她臥室里懸掛的一張像片，我問：

『伴着在你臥室的像片是你弟弟了？』

我真想不到她的表情變得這樣快，也許她的情感容易浮飄，她似乎變成泣啜的聲音告訴我：

『這我很難和你說出一個適當的名兒來，他是我從前的情人，而現在是別人的丈夫了。』

第一個念頭是馬賽竟有男人拋棄女人的笑話，而這位女人，竟會追念她的夢似的飲泣起來，我感到手足無所措，引起這位小姐傷心，這是我的罪過，我

想帶許多話頭來打斷她的憂鬱，始終沒有一句適當的話來，大概聽到窗外的遠處有教堂的鐘聲傳來吧？我說：

『時候不早了，讓我們簽定這份租賃契約吧！』